

散文



把对你深深的祝福，连同那些悠悠的岁月和青涩的记忆，一起折成一只淡蓝色的纸船，在草长莺飞，纸鸢满天的早春，静静地放飞在碧波荡漾的小河边，看着它慢慢远离我的视线，瞬间，释然，泪光中，这才深深明白，相见不如怀念。

天空一抹淡蓝，愁思无限。心里好像长满了杂草，顷刻间将我蔓延。心海激起圈圈涟漪，只因我手中一枚淡蓝色的信笺。是你，在刹那间，唤醒了我沉睡多年的记忆，勾起往事如烟。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世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交错。想是人世间的错，或前世流传的因果，终生的所有，也不惜获取刹那阴阳的交流。

来易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滚滚红尘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莫名想起这支青春时代的曲子《滚滚红尘》。想起了我们那一段难忘的岁月。那时的我们青春年少，纯真无邪。单纯地喜欢，没有一丝与名利有关的东西沾染。两颗心的交汇，碰撞，不需要任何因果，就在顷刻之间。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我不是陆小曼，你也不是徐志摩。我们却在徐志摩的这首《再别康桥》里牵手。你在金秋的夕阳下，大声为我朗诵这首精美的诗歌，夕阳染红了你的脸庞，你乌黑

的发丝，深情的眼神，抑扬顿挫的声调，是如此迷人。夕阳的余晖为你棱角分明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儿，宛若神灵头上的光环。我深情地抚摸你脸的轮廓，巧笑嫣然。那一刻，我们身后金秋的校园里，银杏树上的叶片金黄灿烂。微凉的秋风轻轻吹拂着我们的笑脸。那一刻，我们坠入爱河。

往事如烟，如梦似幻。我难忘你那张阳光般的笑脸，难忘自己青涩的素颜和两根乌黑浓密的麻花辫。它们总是垂在我身穿浅色碎花连衣裙的胸前，一成不变。我们总是喜欢在杨柳依依的小河边，谈文学，谈人生，谈理想。耳听溪水潺潺，青翠的柳带轻绕指尖。花前月下，湖堤柳岸，晓风残月，游廊曲径，我们相依相偎，细语呢喃。那一刻，幸福离我们是如此的近。那一刻，谁能相信有情人会劳燕纷飞，情缘将断？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你的海誓山盟犹在耳边。谁曾想未完夙愿，你我便应了唐明皇与杨贵妃《长恨歌》里的谶言。我唯有在“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的词里，独自伤感，望月悲叹。泪水如珠泣不完，情丝缱绻化云烟。那一刻，我真的看到了你的誓言变成了碎片。可笑我们的分手，只因为你是一个孝子。你的母亲不喜欢多愁善感的林妹妹，为你挑选了长袖善舞宝姐姐般、能为你四处周旋的女子。你虽有怨言，却

■赵红丽

终于听从了你母亲的意愿。

我欲哭无泪。太爱你，不愿让你为难，只好含泪说再见。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无奈我却是个痴情人。默默转身，避开你愧疚的眼神与留恋的柔情后，泪水开始滑落。滚滚红尘中，那个深爱过我的人，就这样成为我心中永远的伤痛。而我，只是你生命中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我们的爱情故事就这样沉淀在岁月中，化作一缕轻烟。

沧海桑田，我心依旧。蓦然回首，匆匆已过十多年。似水流年冲淡了多少尘世变迁，而我，也由原来的青涩少女，变成别人的如花美眷。手握着一抹淡蓝色的信笺，怎不让我感慨万千？

你说想约我一见。我唯有蹙眉轻叹。无法遗忘你的笑脸，也曾数次在梦中与你相见。如今真的要相见了，却才发现，举步维艰。

相见不如怀念。岁月在不觉间改变了我们的容颜，你我都已步入中年。相见徒生伤感，若是重新点燃了激情，让我们的爱人，情何以堪？不如把那份青涩的初恋，变成美好的回忆，珍藏在彼此心灵最深的角落。温暖心田，却没有负担。

相见不如怀念。那封淡蓝色的信笺被我撕成了碎片，随风飘散，宛若下了一场淡蓝色的雪，载满我深深的祝福，祝你一生平安，幸福美满！这一生，你若安好，我便心安。

相见不如怀念……

小小说

## 诱惑

■南鲁

二虎很虎，寡言、性情暴。四岁那年，一次与大虎争一破碗，不得，搬起脚下木凳，搂头就砸。从此，大虎不与二虎争任何物什。也是这年，他们的母亲坠崖而亡，剩下爷仨相依为命。

及至学龄，二虎心性渐显，善良仁慈，见不得半点恃强凌弱，好打抱不平。每遇此种事，并不多言，板砖、石块，逮啥是啥，迎头抡上，头破血流者有，轰然倒地者亦有。有时遇上身强力壮的，二虎不是对手，便被人家捶得鼻青脸肿。为此，二虎的父亲散尽了余钱，操碎了心。然而，二虎并无收敛。同龄同学却多服气他的为人，得意与他交往，乡亲们对他也甚是怜爱。

一年夏，雨多屋漏，本家大哥帮忙修缮，忘带瓦刀，让二虎去取。到得家里，二虎推门进屋，一句“我拿瓦刀”，声响如雷，惊得嫂子一跳，怀里的婴儿一个激灵，哇哇大哭。本家嫂子微怒：“你个货，不能小点声。”边说边掏出奶头，揣进孩子嘴里，啧啧的吸吮声渐渐压过婴儿的哭泣。望着孩子恣意地吮着奶头，二虎痴痴地笑。嫂子递过瓦刀，笑骂：“滚！”当晚，二虎梦见自己趴在嫂子胸前，奶水很甜。那年，二虎七岁。

从那以后，对婴儿吃奶，二虎有了一种特别的钟爱。但凡见到奶孩子的，二虎便会凑上前去，总少不了被骂上一通。只是，二虎并不在意，下次见到依然不改。渐渐的，人们都

说：“这娃，痴了！”街上便没了奶孩子的女人。

中学毕业后，没有事做，一日父亲支派二虎去借个锄头，好与自己一起下坡。二虎便去了隔壁。一进门，五婶正在檐下奶孩子，二虎一看，又犯起痴症，拔不开眼。五婶大骂：“小贼羔子，这么大了，还犯痴。”五婶站起身来，做出要打二虎的样子，二虎并不理睬。五婶一时恼怒：“你个货，想吃啊！”说着便拽下孩子嘴里的奶头，撩起来冲向二虎。谁知用力过猛，奶水喷射而出，滋出三尺有余，整个奶子也裸露在二虎眼前。二虎张嘴瞪眼，两手一抹脸上的奶汁，撒丫子奔上岭去，洒下一路嚎声。

从早至响到傍晚，劝说的人来了一茬走一茬，二虎从嚎至哭到抽噎，任谁也没止住他的泪。二虎的父亲也在摇头叹息中回了家，心想随他自己去吧。暮色里，只剩下二虎和背着军用水壶的山花。山花是二虎同村同学，从小到大跟着二虎上学放学，没人敢动她一个指头。

岭上一片寂静。山花轻轻靠上前去，再次把水壶递近二虎。二虎坐在地上，抬眼望时，山花胸前的两个奶子高高耸起，微微起伏。二虎眼前一亮，起身手指，瓮声瓮语：“以前咋没看见这么大。你放了引面，一天就发了起来？”山花上去一拳：“叫你犯痴。”二虎纹丝未动。

二虎盯着山花的胸：“花，我想吃奶。”话未落地，便埋头拱了进去。一阵挣扎，山花含羞，再低头看时，二虎一脸安详，如睡梦中的婴儿，面带微笑。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 布衣将军

(节选)

王学梅题词

策 划：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 稿：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 撰 稿：梁祖文

12.大戏园子的化妆室。

李子木纵身下房，进入屋里。阎立品和几个演员正在里面换装。

阎立品看到李子木，惊问道：李先生，你……

李子木：遭到匪兵追赶，不知咋就闯进这里来了。

外边传来混乱的脚步声。

阎立品急中生智，对饰演田玉川

的演员说：王大哥，借你的行头给这位先生穿一下！

饰演田玉川的演员赶忙脱下行头。李子木脱下外套，藏进戏箱里面，穿上唱戏的行头。阎立品拿起画笔，给李子木化妆。

敌兵闯了进来，凶狠狠地问：进来可疑人没有？

阎立品从容回答：没有。

国民党士兵仔细看了看屋里的每一个人，没有发现什么。

一个班长模样的士兵用枪捣了捣戏箱，坐在戏箱子上休息，指挥匪兵胡乱搜查了一阵，就吆喝着出去了。

田玉川送李子木从后门脱身而去。

13.戏台上。

《游龟山》里阎立品扮演的胡凤莲正在得意地动情地演唱：

只因公子闯下大祸，

帅府里差兵五百多，

将龟山只围得如铁锁，

纵然插翅难以飞脱。

这大呼小叫江岸边过，

一群人马他赶下坡。

田公子在江岸无法藏躲，

哎，我的太太呀！

我救他上船把危险逃脱，

小女子虽年幼知理大半，

这件事我岂能够袖手旁观，

田公子为我父身遭大难，

我救他为的是恩报恩还。

14.修表店里。

李子木向薛朴若汇报：这淮阳敌人兵力部署很复杂，光凭观察是不行的。我看咱们是不是抓个舌头来了解一下敌人的布防情况？

薛朴若：李处长说得极是，我就这样吧！

15.淮阳专署里。

专员郭馨波：贾科长！

贾科长：郭专员，有什么吩咐？

郭馨波：昨天，专署和司令部决定对兵力做一下调整，今天你陪我转一转，看看南关兵力调整得如何。对了，别忘了带着新的城防图，要一处一处认真落实，不允许有半点差错！

贾科长：是！

郭馨波、贾科长带着两名护兵大摇大摆出了专员公署。

16.修表店前。

张老板无意中向店外看了一眼，郭馨波、贾科长和护兵四人正巧从修表店门口走过。

张老板：李处长，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刚才从门前走过的就是国民党的淮阳专员郭馨波，后头跟的，是他

的心腹、专署保卫科长贾勇智，加上跟班的卫兵，拢共四个人。这可是个大舌头啊！

薛朴若对李子木微微一笑，朝刘尚飞一使眼色：跟上去！四人便远远地尾随郭馨波走去，寻找着下手的机会。

17.淮阳县城隍庙。

当郭馨波等人走到城隍庙附近时，薛朴若见四下无人，便朝两名侦查员一挥手，四人飞快赶到郭馨波、贾科长和护兵背后，一对一用手枪顶住了他们的腰窝。

刘尚飞低声喝道：不许动！我们是解放军，吭一声就打死你们！

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薛朴若、李子木等就迅速下了他们的枪。

郭馨波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两腿发抖，直出冷汗，说话都结结巴巴了。

郭馨波：你们……你们想干啥？有话好……好说嘛！

(121) 待续

诗歌

## 金黄色的东西

■邵超

金子是金黄色的  
金黄色的东西  
却不全是金子  
譬如葵花  
譬如玉米  
譬如我昨晚做了一整夜的黄梁梦

金子是金黄色的  
金黄色的东西  
却不全是金子  
就像我喜欢金子  
金子不喜欢我一样  
喜欢我的只有玉米  
只有葵花  
只有黄梁梦

等待一个人

这个人  
显然是陌生的  
不会是朋友  
当然也不可能发生爱情  
然而我却  
执意地等着  
莫名其妙地等着  
焦灼不安里面又有些迫不及待

我明白  
一棵树永远也不可能  
等到另外一棵树  
冥冥之中  
我的耳畔  
总是固执地响起  
一棵树匆匆的足音  
身旁一株莫若花  
不知为谁开着  
它在我的远眺之上  
投来一缕怜悯的  
目光

## 初夏夜雨(二首)

■薛顺名

一

日暮溪水弄绿波，闲折翠柳戏青荷。  
浮云铺絮遮星月，阵雨调弦奏夏歌。

二

绿树隐隐风过岗，端午临近粽飘香。  
忽有一阵骤雨下，换得人间一夜凉。